

商战职场

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。生命与金钱的抗争,尊严与权势的较量,法律与暗箱的对峙,智慧与阴谋的相持。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健全之处,剖析了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,曝光了医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,深层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存在的诸多弊端。

杨柳觉得郑小丽是凭女人的风骚爬上来的

夏喜志是典型以权力彰显价值的老江湖,胆敢在他面前造次?!她甚至没考虑后果。夏喜志一旦鄙弃一个人做得会比谁都绝。不错,是郑小丽当初请他来宝氏,他回报了,她升任大区经理,他明白无误地传达给她,他们是一伙的。如果他以为她欲以边城为点网罗自己的势力,他会怎么做?郑小丽一身冷汗。还好自己及时收手。在珠海管理人员培训课堂,郑小丽见到一个高大的北方男人。夏喜志领他到郑小丽面前,这是西北大区经理,郑小丽。男人伸出手,领导,请多关照。

薄洪冰。原石城医药公司业务科长。总部那些女职员看这样的单身男人就是钻石王老五。郑小丽冷笑,你们靠边站。私底下总部被称作丑女大全,总经理高山的秘书尹洋招人原则是:不能漂亮不能聪明只能听话。郑小丽理解尹洋,她想做总经理太太。郑小丽不看好高山,宝氏是家族企业,高山只是董事长的一个侄儿。董事长女儿掌管海外市场,董事长儿子在英国读博士,一旦学成归来,局势肯定要变。高山这样的位置最难稳固。让郑小丽沾沾自喜的是,薄洪冰对她明显的好。郑小丽提出边城设库建议。她对郑策怀有怜悯,办事处格局已成定势,权力中心的确立将导致局面变化,郑策以后的日子不好过。

薄洪冰说想聊聊,讨教一些办事处管理方法。后来他提议说走走,就走到沙滩上,醺醺晚风,两人坐下来,他善解人意地冲她笑笑。在电梯里郑小丽告诉他,可以自己选用秘书和会计。

珠海之行,郑小丽嗅到一丝不寻常的气味儿。在夹缝中求生存郑小丽之所以今天活到这份上,仰仗她敏锐的观察和缜密的分析。高山掌握的中国销售市场有大动作。高山助理汪伟堪称高山的传声筒。自恃高山器重,发言必慷慨激昂,这几天更昂首挺胸,越发衬得药厂厂长冯慧兰神情黯淡。董事长始终没露面,这不正常,管理层培训,董事长来拍肩膀握手抵得过加薪晋职。冯慧兰是董事长的大陆二奶早不是秘密。看她的脸色,事情不好。

郑小丽从尹洋办公室过,听她一口一个大小姐,不用说,电话那面是董事长女儿海外市场部总经理高原。大小姐上阵,是什么事儿呢?下午产品部长宣布,公司将在中国销售市场投入新品种润喉糖,培训结束后希望大家考察一下当地市场,然后决定备货数量。没有经过市场论证吗?大家都觉得有些突然。

夏喜志问,西北哪个办事处销售最好?郑小丽小心地答,西安。夏喜志不耐烦地,我知道是西安,可西安好得得杭州好得得北京吗?郑小丽明白夏喜志遇着烦心事儿了。夏喜志举家来珠海是高山一手操办的,夏喜志住洋房小楼,老婆安排工作,女儿进好学校,没有相当能量是不可能的。夏喜志一样不看好高山,可高山表达得这么明确,难怪他心烦意乱。

从夏喜志房间出来已经很晚,郑小丽脚步沉重。润喉糖主要原料是安莫仙干糖浆边角废料。高山想赚钱。慈不经商,义不理财。这种手段在药界原不少见,可冯慧兰屈从于高山的意志让人意外。高山私底下和一些大区经理约见谈话,没有郑小丽,这让她困惑和揪心。西北大区业务增长点在哪儿呢?郑小丽夜不能寐。

杭州地区经理杨柳和西北大区经理郑小丽两个人不对付。杨柳觉得郑小丽是凭女人的风骚爬上来的。郑小丽知道杨柳对她因妒成恨,也就敬而远之。杨柳家族是达卡胶卷中国唯一一包装商,郑小丽全靠自己打拼天下,她在心里自上而下地看杨柳。眼下郑小丽远远地冲杨柳绽开女人最喜欢的的那种笑。没和杨柳交好是因为郑小丽不愿意,只要她想就能做到。晚餐时,都看到郑小丽和杨柳背抵着肩咬耳朵。薄洪冰远远看一眼,再看深不可测的夏喜志。他笑了。

郑小丽和薄洪冰从珠海直飞西安召开业务培训。她让薄洪冰迅速了解宝氏制药企业营销模式和销售政策。西北大区业务增长点应该是边城办事处。夏喜志的话她从来没有理解错。会计荣亦凡说郑策到了。郑小丽没抬头,安排他去宾馆。荣亦凡走了。郑小丽对着薄洪冰说,边城办事处销售主管,级别比你高资格比你老,边城市场已经打开,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

西安办全体在宴会厅欢迎大区辖下办事处销售人员。夏喜志也赶回来了。郑小丽看到郑策,她绽开笑容。郑策心里激愤一下。酒过三巡,夏喜志郑小丽走过来,身后跟着薄洪冰。这是边城办事处地区经理,薄洪冰。郑策耳边一阵轰响。薄洪冰酒杯举到面前,你单枪匹马打开边城局面,我敬你。希望以后通力合作。郑小丽笑清脆脆银铃。郑策终于明白,郑小丽表现反常,她已经决定不再帮他。热情是由愧疚激发出来的。郑策忽然后悔他们那夜。看郑小丽和薄洪冰眉来眼去言语相得,郑策酝酿大醉。



女性情感

该书讲述了三十个民国知名女子的人生故事。在追忆民国女子的故事中,作者以女性独特的细腻感,反复品读女人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感情,女人的一生究竟什么是最最重要的?从而使该书具有相当的震撼性。

戴望舒的丁香姑娘

有些人会拿戴望舒与徐志摩对比,觉得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都是诗人,生命中都有过三个重要的女人,内心最爱恋的女子都得不到,还早逝。

戴望舒死时45岁。这个现代派诗人,一生的恋情没有一桩圆满。后来虽有两次婚姻,但他内心一直无法忘却的女子是他的初恋。那个名叫施蛰存的女子。据戴望舒的长女戴素说:“我表姐认为,施蛰年是‘丁香姑娘’的原型。施蛰年虽然比不上我妈以及爸爸的第二任太太杨静美貌,但是她的个子很高,与我爸爸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很相配,气质与《雨巷》里那个幽怨的女孩相似。”

那么果真如此吗?在戴望舒的几次情感中,不难看出,他对施蛰年用情最深。戴望舒认识施蛰年缘于她的哥哥施蛰存。那时施蛰存是《现代》杂志的主编,和戴望舒是好友。起初戴望舒写的诗并不被人看好,后来是施蛰存在《现代》杂志上主推戴望舒的诗,并高度评价他的诗是现代诗,一度让诗坛出现了与当时流行的“新月派”完全相反的诗歌。

有了这样的关系,戴望舒被邀至施家小住。在那里,他见到施蛰存的妹妹施蛰存。施蛰年当时在上海中学读书,性格活泼。戴望舒被这个美丽的少女深深吸引。他的第一本诗集《我底记忆》出版时,他在诗的扉页题字给蛰年,大胆向她表白。但蛰年对戴望舒更多的是一份敬重之心。她比他小5岁,对戴望舒写的诗并不以为意,甚至在看到他给她写的诗句时,也丝毫没有被打动。蛰年的冷漠让戴望舒痛苦不堪。出于对兄长好友的敬重,蛰年不好断然拒绝戴望舒,希望他知难而退。可是她愈是这样不果断拒绝他,愈是让戴望舒觉得有一线希望,

这就更加深了他内心的痛苦。有一回,戴望舒终于无法忍受这恋爱的折磨,他以跳楼自杀来向蛰年求爱。

戴望舒的过激行为,终于让蛰年开始正视他的感情。她依然不爱他,也许是戴望舒那自小落下天花的麻子脸让她无法爱他,但在他以死相胁之后,她勉强答应与他先订婚。但随后又提出一个条件,他必须出国求个学位,回来有个稳定收入才可。想必蛰年是个缺乏安全感的女子,戴望舒只会写诗,她对经济上的担忧过重了。

戴望舒为了一份爱情,不情愿又必须地踏上了“达特安”邮轮赴法留学。在国外的几年,戴望舒根本没有心思学习。在巴黎一年,他几乎没有去听过教授讲一堂课,而是每天躲在宿舍里翻译书稿换生活费。这时,远在国内的施蛰存给戴望舒邮寄过他的工资做生活费。而蛰年呢?在与戴望舒分别之后,据说她与一个冰箱推销员恋爱上了。当年冰箱推销员是个比较时髦的行业,发展前景也比较看好,蛰年与推销员在一起,感觉非常好。这一切施蛰存当然知道,只是他怎敢告诉戴望舒呢?这不好的消息却传得很快,不久戴望舒就在国外风闻。这样,他就更没心思读书了。他在国外没有拿到任何学位,倒是翻译了很多书。他回国后,找到蛰年,当得知这一切都是真的时,他难以压抑心中怒火,当着施家父母的面,打了蛰年一巴掌,既而结束了他们之间长达八年的恋爱。

戴望舒的初恋结束了,却加深了他内心自卑的情绪。自小长相上的缺陷本就让他自卑,爱的女人跟别人跑了更对他的自尊受到打击。他内心依然深爱着蛰年,但已经没有用了。就在他以后的婚姻中,蛰年留给他的阴影总是时不时

娱乐时尚

书中细述了沈星从珠海到北京,继而受邀加入凤凰台的电视流浪之旅,以及凤凰台老板刘长乐、陈鲁豫、窦文涛等同事的趣闻逸事。以感人的笔触、真挚的情意记述了与家人的生活点滴。另有她对时尚与美食的解读。沈星在书中还讲述了自己的初恋,并用大量的篇幅谈及现在的情感状态。

文字和内心是画等号的

这一年的除夕,我在北京,和几个好朋友一起聚着守岁。朋友家住得高,阳台上望出去,只见万家灯火。焰火一直没停过,开始只是听到隐隐的闷响,接着无数朵的礼花几乎同时绽放,低低地压过来,像是一张斑斓巨大的网,把自己罩住。此刻似锦如流水的繁华热闹,无论心里多黯淡也会被照亮,暗夜如白昼,我无所遁形。

过了春节接下来就是春天了,时间又快又不落痕迹。花来衫里,影落池中。我有许多事情都压着没有做,可是眼下还是一天一天白白地过去,有点不安又有点负气似地浪费着。

我觉得,迎着面去过的日子,像小心捧着的汤,无端也是会打翻的,心痛吝惜也徒然,还不如像现在这样,自顾自地写文章穿衣裳,对书如如花,日日相见心相知。

有时会被问起,喜欢谁写的书,认真地想了一下。要一本正经地去谈关于文学的话题,可能讲不来,但一定要比较,倒不是太难。因为,虽然来来去去的这些年我一直在不断地买书,但谈到自己喜欢的作家,还是那几位而已。

她们都是女性。虽然我也承认在很多时候,很多领域,男人的能量好像更大一些。但是,我似乎总是很抗拒他们文字里的斗志昂扬。而那些关于写作的娴熟技巧,其实也不重要。能说服我的,也许只是字里行间的一种以诚待人的态

度,那会让人肃然起敬。

一直以来,我都在努力又认真地搜集她们的作品和消息,记得念书的时候,我们几个女同学会在一起憧憬和希望有机会与她们攀谈。而这些年,我却错过了许多见面的机会。

也许,是故意的。因为我一直认为文字和内心是画上等号的,书写纯净美好文字的人理所当然地会拥有高贵的人格。而后,我却渐渐发现,其实,有些时候文字只是一种工具,它可以随意地被人类操控。那些文字组成的虚构情节和炫技的小手段,让读它的人暗自崩溃绝望,而写它的人却泰然自若地回望,毫发无伤。我不喜欢这样。

所以我宁愿一厢情愿地去相信和幻想,也不愿意失望。

但这一次,听说要来参加书展的,是最喜爱的一位作家。我认为,她诚实,勤奋,恳切,并且才华横溢。无论任何时候,她都会恪守她的信念。所以我想见到她,甚至不用谈些什么,见到就好。

于是,我开始想办法。请求和贿赂我的一位朋友,他和她们那个圈子熟络,也许可以满足我的小小愿望。

我说:“我想见到她。”当要求得到肯定答复后,我开始得寸进尺。我问:“可不可以要到签名?”我的朋友说:“可以的。”接着我又问:“可不可以多签几本书?”他说:“应该也行。”

然后,我就要我的这个朋友承诺,“答应我了绝对不许反悔。”他答应我,我一定可以成功地接近她,除非当晚她没来。

这样一来,好像我也不能再提出什么了。于是,我除了耐心地等待之外,还做了一件所有粉丝都会做的事情,准备了一件我觉得合适的小礼物想送给她。

当晚,我的朋友致电来电,向我确认说,她一定会来,并提醒我不要迟到。虽

然我觉得他的提醒有些多余,但还是感激他的好心。更何况,他怕我找不到约定的地点,还特意到码头来接我。当他绅士地接过我抱着的装满了书的纸袋,我不好意思地解释,“有点沉,你说可以多要几个签名,所以我就多带了几本。”

其实也不多啦,应该是15本书左右,并且,这也不是我拥有的她的全部作品。我心安理得地让我的朋友吃力地拿着那个纸袋,还问他一些现在想来很不地道的问题,比如,“喂,你有没有想过,今晚她如果没来,我会把你怎样。”

他随口回答,“那倒没有想过。”“那你最好想一想,万一她没来,我会吃掉你。”我有些率性地,还露出我的牙齿。

他一贯微笑地看着我说:“她今晚会来。”

那晚,结果圆满。在人群中她是中心,一去便看见了她,我的朋友果然没有食言,把我介绍给她,还抱歉地说:“要签的书有些多。”然后便体贴地离开,把时间留给我。她很友善客气,在书上一本一本地耐心地签上她的名字,我的朋友在远处,冲我笑笑,一副很了解的模样。

见到了她,一切也和意料中一样。她穿着朴素的蓝印花衣服,拿着学生的书包。除了打招呼,我们之间也没有说些什么,但我仍觉得那是个庄重的时刻。有自己留恋的文字,见到了自己在意的人,甚至还表达了自己的小小心意,这些就足够了。

我真的很感激我的朋友,我同样很感激她也是我想象中的样子。

他们让我相信,有时候,梦想也可以变成现实。

还有比这更好的么,你说呢。

(全文完,本报有删节)从明日起,本报开始连载吕纹果创作的中篇小说《瞧这一家子》,敬请读者留意。

